



# 我和大清

回眸一笑·著

wo he da qing you ge yue hui

## 有个约会

生命有的时候就是遇见。  
在对的时候，遇见对的人，何其有幸！  
在错的时候，遇见对的人，何其无奈！  
在对的时候，遇见错的人，何其悲哀！  
在错的时候，遇见错的人，何其惨痛！  
我是在错误的时候，错误地遇见了他吗？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我和大清

回眸一笑·著

wo he da qing you ge yue hui

## 有个约会

生命有的时候就是遇见。  
在对的时候，遇见对的人，何其有幸！  
在错的时候，遇见对的人，何其无奈！  
在对的时候，遇见错的人，何其悲哀！  
在错的时候，遇见错的人，何其惨痛！  
我是在错误的时候，错误的遇见了他吗？

## 青春酷语(第六辑)

---

主 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马燕茹

装帧设计: 花 雨

---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-4971950

印 刷: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0×710 1/16

印 张: 360 字 数: 270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978-7-204-09373-1/I·1881

定 价: 460.00 元(全 20 册)

---

为维护合法权益、尊重作者版权, 未经协议授权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、复制、重制、改动、变更、发行、播送、散布、表演、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。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(<http://www.coapu.org/>)。凡侵害花雨版权的, 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

# 我和大清有个约会

## 目录 Catalogue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楔子 穿越     | 0 0 1 |
| 第一章 绣心    | 0 0 2 |
| 第二章 九爷    | 0 1 5 |
| 第三章 出游    | 0 2 8 |
| 第四章 月夜    | 0 3 9 |
| 第五章 品茗    | 0 5 1 |
| 第六章 君山银针  | 0 6 3 |
| 七章 乌沙镇    | 0 7 6 |
| 第八章 木兰围场  | 0 8 8 |
| 第九章 激情    | 1 0 0 |
| 第十章 幸福    | 1 1 2 |
| 第十一章 简单的爱 | 1 2 4 |
| 第十二章 女土匪  | 1 3 5 |
| 第十三章 避暑山庄 | 1 4 7 |
| 第十四章 六安瓜片 | 1 5 9 |
| 第十五章 婚事   | 1 7 0 |
| 第十六章 大清凤凰 | 1 8 2 |



# 我和大清有个约会

## 目录 Catalogue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十三章：花嫁      | 372 | 第十七章：紫禁城   | 193 |
| 第三十二章：九福晋    | 363 | 第十八章：灵台观   | 205 |
| 第三十一章：神活     | 353 | 第十九章：惊喜    | 217 |
| 第三十章：龙泉镇     | 342 | 第二十章：花魁    | 229 |
| 第二十九章：私奔     | 330 | 第二十一章：激烈的爱 | 242 |
| 第二十八章：送礼     | 318 | 第二十二章：祁门红茶 | 252 |
| 第二十七章：吃醋     | 307 | 第二十三章：猜谜   | 264 |
| 第二十六章：普洱、金瓜茶 | 295 | 第二十四章：怡翠院  | 275 |
| 第二十五章：真相     | 286 | 第二十五章：真相   | 286 |

## 楔子 穿越

安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懒女人，对于她的懒惰程度安妈妈是深恶痛绝的。从大学毕业已经 N 多天了，居然不事生产，就泰然自若地在家做起了米虫。美其名曰：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。每日在家不是上网，就是看小说，再不然就蒙头呼呼大睡，全然没有身为花样年纪女人该有的自觉……

“天啊！”安然房中传出安妈妈凄厉的惨叫，“这是人住的地方，还是猪圈？”

是啊，安然除了懒惰以外，还很会制造凌乱。望着一室狼藉，安妈妈恼羞成怒。

“那么喜欢睡觉，你就睡一辈子好了。最好永远不要醒，一觉睡到古代去……”安妈妈碎碎地念叨。

安然对妈妈的魔音穿脑显然有了免疫力。一个翻身，夹抱着棉被继续酣然大睡。

一阵白光闪过，床上的安然不见了踪影……



## 第一章 绣心

怎么今天睡了这么久，眼皮还这么沉重？哎哟！肚子好饿，昨晚看小说看得太晚了。今天怕是又起来迟了吧。一大早，老妈好像就来念过经了。但实在太困了，所以我又多睡了一下下。

“咦？”这是哪里啊？虽说家境还算富裕，老妈也太舍得了吧，把我的房间搞得这么高档华丽，还这么的古色古香。不对呀，我的房间没有这么大啊？不会是老妈趁我熟睡找人把我抬来这的吧。恍惚记得老妈说什么古代……

我正琢磨着呢，一个梳着两个羊角辫，身着旗装的小女孩出现在她眼前。

“格格，你醒啦？”小女孩咋咋呼呼地冲我叫道，一眨眼又兴奋地冲了出去，大声地叫嚷着，“王爷，福晋，格格醒了！”

转眼间，原本安静的屋子进来了一大帮人，为首的是一对中年男女，男的伟岸挺拔，一身阳刚；女的慈眉善目，高贵典雅。想必就是女孩口中的王爷和福晋。搞什么东东？是老妈找人来演戏的，还是我最近穿越文看多了，一不小心穿越了？

“绣心，你终于醒了。额娘还以为要失去你了呢。”一边说一边拿着手绢抹着眼泪，眼睛已然成了两颗桃子，想来是哭了很久了吧。一旁的王爷此时也红了眼睛。

真是真情毕露啊！难道是真的？

阿玛？额娘？难道我穿越到了清朝？

认清了既定的事实，我坦然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，“额娘。”

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虽略显沙哑，但听得出来还很稚嫩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妈呀，难道我只是灵魂穿越了？我的身体呢？还留在现代吗？我挣扎着起身环顾自己，小小的一个身体，还未怎么发育，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。这是现在的我吗？天啊，谁来告诉我这一切……

“我怎么了？”我忍不住问道。

“绣心，你前些日子病了好久，宫里的御医都来瞧过了，说你这回怕是不

成了。我和你阿玛只有你一个闺女，这可叫我们怎么活啊！昨个儿，你是越发的不好了。眼瞅着你就要去了，多亏了灵台观的老神仙用招魂术，把你的魂魄招了回来。要不，我和你阿玛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情何以堪？”

古代的额娘比现代的老妈可是温柔多了，但是怎么也如此爱唠叨？不过，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很爱这个女儿。我不禁涌上一股亲切感。是谁说古代重男轻女的啊？

我咧嘴一笑，浑身软弱无力，看来我依附的这个身体确实病得不轻。只是一个笑，仿佛都让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想来我这一笑，肯定也是不会好看的。可不，额娘看我笑了，反而哭得更厉害了。阿玛抚着额娘的肩轻轻地安慰着，我想他一定很爱额娘吧！在这妇女地位低下的古代，男人三妻四妾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，爱倒是显得苍白无力了……

“醒了就好。老神仙不是说了，只要绣心醒了，就否极泰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我们的绣心，怎么会是一个福薄之人呢？”阿玛欣慰地说道。

“嗯……那个……请问我是谁啊？”想好了要沉住气的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。

话一出口，犹如平地一声惊雷，让屋里的人都惊呆了……

“绣心，你怎么了？”额娘哭喊着扑了上来。

我惊得一愣，猛地被嘴里的口水呛进了气管。一阵猛咳，差点没让我背过气去。我可不想刚一来古代就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

“穆勒，拿我的帖子，赶快进宫去请王太医来王府一趟。”阿玛急急吩咐下去。一屋子的人，又是一阵手忙脚乱。

唉！管他的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！现在这个身体实在太差了。我终于支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

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日的晌午了。我躺在床上想着，究竟要怎样才能过关？一个丫鬟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盆热水，一条白帕子在水里漂洗后，轻轻地擦拭着我的脸。热热的，温度刚好合适，我眯着眼睛美美地享受着。

到底怎么回事？

原来，在我昏迷的时候，王太医和老神仙分别来看过我了。王太医的说辞







是，我因久病，什么……什么郁结所致，造成了失忆。丫鬟红儿如此这般地复述着。反正就是俺病太久了，所以把什么都忘记了。

老神仙则说，我本是已死之人，是他硬把我的魂魄，从地府里招了回来。但是原本的三魂七魄却只回来了三魂六魄，所以很多事我便记不得了。

总而言之，哈哈……本人失忆了！

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过关了。红儿说，她是我的贴身丫鬟，今年十二岁，从六岁起就跟着我。我待她情同姐妹，她对我也是敬重有嘉。

听她说阿玛和额娘，为了给我找回那还在地府飘荡的一缕魂魄，在太医和老神仙均宣布我已无大碍后，去了灵台观为我祈福，要三日后才能回府。额娘本不愿意离开我，但听说必须亲生父母一同前往方才有效，才不得不含着眼泪，跟着阿玛去灵台观，为我闭关祈福。临走前嘱咐下人，一定要好好伺候我。

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

“红儿，把镜子给我。”我斜倚靠在软榻上，吃过了红儿喂食的燕窝粥后，我感觉好多了。

“是，格格。”红儿一边应着，一边把梳妆柜那面丹凤朝阳雕花铜镜拿了过来。

揽镜自照，这是我吗？

镜中的我和现代的我面容相差无异，是我十几岁时的模样。比较起来，现代的我，在那个年纪时，可要红润饱满多了。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，虽说现在的我气质优雅，一看便是名门淑女，可是面色苍白，形容憔悴。想来是病太久的缘故，完全没有一个青春少女该有的颜色。

“红儿，大清现在是谁在做皇帝啊？”我问道。

红儿这丫头聪明，乖巧，就是死板得很。她恪守着主仆之间的距离，做事一板一眼的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难道绣心也是这样的人吗？

“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阿玛是个什么王爷？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”我一连问了红儿好多问题，准备把满肚子的疑惑，都问个明白。

红儿倒还真是个明白人，真还一一解答了我的疑问。失忆真好，一切不合理的，都因为我的失忆而变得理所当然了。

从红儿那了解到，现在是康熙四十二年秋天。我叫钮钴禄·绣心，快十六岁了，满州镶黄旗郡王，钮钴禄·尔泰的独生女。是一个知书达理，娴静淑雅的大家闺秀。

叫我意外的是，我还有一个庶出的哥哥，名字叫钮钴禄·天启，今年十八岁了，是由阿玛的侍妾所生。因为不是嫡子，至今没能加封为世子，如今只是八阿哥的伴读。

更叫我意外的是，秀女！对，我还是个即将入宫甄选的应届秀女。到此时，我才觉得此次时空之旅充满了乐趣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，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去，我就随心而为，享受我的古代生活吧！



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一缕光线，透过窗棂照射进来，我好像嗅到了阳光的味道。在床上又躺了两日，黑汤似的苦药不知喝了多少碗。今天是我到古代以来，身体感觉最好的一天了。

“红儿，我们到院子里走走吧！”我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，这算是我到古代后的第一次探险吧……

这是一个什么院子啊？简直就是一个秀美的山水园林，一树一木，一石一景，无不巧夺天工。更绝的是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完全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。说到修房、造屋，古代的人确实比现代人强。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是一个有很高鉴赏能力的人，但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，让我赞叹不已。

一阵凉风袭来，我不禁一哆嗦。秋天了，已经有些清冷了。

“格格，您先歇会。天凉了，红儿去给您取一件披风来。”

这小丫头真是贴心啊！

站在菊花丛前，我细细品味着菊花那若有似无的馨香。在现代我就比较喜爱菊花，可惜老妈不许在家中插菊花，说菊花是祭死人用的，真是没情趣，没格调……

我眯着眼睛，仰颈深呼吸。好新鲜的空气！没有大气污染的空气果然不一样，我忍不住多吸了几口。阳光照在我的脸上，冰冷的脸颊终于有了温度。

结庐在人境，

而无车马喧。

问君何能尔，

心远地自偏。

采菊东篱下，

悠然见南山。





山气日夕佳，  
飞鸟相与还。  
此中有真意，  
欲辩已忘言。

我轻吟着陶渊明的《饮酒》，陶醉在诗的意境中。感觉到有脚步走近的声音，“红儿，你急什么啊？我也不是很冷。”我半眯着眼睛说道。

“咳，咳，咳。”一阵轻咳声传来，不是红儿，我蓦然慌乱地睁开眼睛。

眼前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年轻帅哥。一个面如满月，温文儒雅；一个浓眉大眼，健壮威武。不过就是认错了人而已，虽有丝尴尬，我很快就恢复了淡定。我可是e时代的女性，认错个人算什么？我挑眼大胆地打量着他们。

“八阿哥吉祥，大少爷吉祥，格格吉祥！”红儿福着身子一一打着欠行礼道，“奴婢给各位主子请安了。”

等等！八阿哥，是那个历史上的八贤王吗？是那个夺嫡失败，被雍正皇帝赐名阿其那的八爷吗？在他旁边的那个，和阿玛有些神似的，就是我那庶出的哥哥咯？

我不动声色，学着红儿打了一个欠儿，“绣心给八爷请安了。”我甩了一下手中的帕子，福下了身子行礼。这两日跟红儿学了些规矩，今天真还派上用场了，做起来也还像模像样的。

“起来吧。”八爷面带笑容地说着，“刚才听格格吟诵的是陶渊明的诗吧？敢问格格此诗中的‘远’指的是什么？”

考我啊，我可是文科毕业的，这又是我十分喜爱的诗，我还能不知道意思吗？

“回八爷，这里的‘远’是指超脱世俗利害，远离争名夺利的环境。内心做到了这一点，居处也就自感偏远了。”我从容地回答着。

八阿哥的眼里闪过一丝激赏，继续又问道：“采菊东篱下，以下的四句是何意呢？”

“一是，悠然自在的隐居生活和恬淡宁静的心境；二是，像山中的岚气与空中的飞鸟那样，自然，和谐。”怎么样，傻了吧？我不禁有些得意。

“我怎么听说有另一种版本，‘见南山’作‘望南山’？”

真不愧是皇帝的儿子啊！博学多才，字字珠玑，问题全部都问到点子上了。我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，悉心应对，“北宋苏轼就曾指出，如果作‘望’，乃有意识的注视，缺乏‘悠然’自得的情味，诗也就变得兴味索然

了。有意而为，与诗人个性不合。”还有问题吗？我微笑着用眼神询问道。

八阿哥眼中闪过一丝玩味，深邃的眼睛带着笑注视着我。一时间大眼瞪小眼，我到底是个女孩子，面上有些挂不住了。脸上感到有些燥热，那样温柔的眼波，几乎将我溺毙。一阵凉风吹来，我打了一个喷嚏。实在是很不合适。我看见了他隐忍的笑意，真担心他因此而内伤。

红儿把披风披在了我的身上，“格格，您该休息了。太医说您不宜劳累。”

真是我的好红儿，适时地解除了我的尴尬。

我带着红儿礼貌性地做了告退，回到房里。

好大的园子，走得我真有些累了。我可是出名的懒惰虫，难得走这么多路呢！躺在床上，我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。



靠在软榻上，品茗着今春雨前的碧螺春。果然是好茶！我贪婪地嗅着茶香。

“绣心。”

是额娘，伴着声音，挑帘进来的正是阿玛和额娘。

“绣心给阿玛和额娘请安。”我急忙下榻打了个欠请安道。

“绣心，你身子大安了吗？”

额娘欣慰地拥着我。这是妈妈的温度，我情不自禁地环上了额娘的腰。久违的温暖，让我想起了现代的老妈。成年以后，她就很少这样抱我了。虽然唠叨，但也是很爱我的。眼泪就这样，一发不可收拾地流了下来。

“我的宝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见额娘怎么就哭了？”额娘扯下衣襟上的手绢为我擦着眼泪。

片刻过后，我才从悲伤的情绪中恢复过来。倚抱着额娘撒着娇，额娘拉着我一起坐到了软榻上，阿玛坐在了炕桌的另一边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阿玛，哥哥为什么不来看我呢？”我问出了自己的疑惑。

阿玛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额娘也一下没了声音。

“咳，咳，咳……”一阵虚假的轻咳，阿玛起身对我说，“绣心，你先歇着，阿玛还有点公务，就不陪你了。”说着挑帘而出。

遇鬼啦，走这么快！额娘在一旁悄然抹着泪。这难道是家里的忌讳吗？红



儿闪烁其辞，阿玛、额娘又是如此模样……

这个古代的哥哥引起了极大的兴趣。

“额娘，”我低着头，故作委屈状，“绣心很多事情记不得了，丫头们唯恐逾矩，又不和我说实话。绣心深怕有什么地方不妥当，而惹得阿玛、额娘不快。”我眨了眨眼睛，挤出两滴泪珠挂在睫毛上，看来楚楚可怜。

说到假哭，我可是功力深厚。在现代老妈的面前就屡试不爽，每到关键时刻，可是俺保命的绝招哟！对付古代这心思单纯的额娘，更是游刃有余。

额娘果然心疼无比，一边给我擦着泪，一边对我说：“额娘没有怪你，只是……”

看额娘没了声音，我又轻泣了两声。额娘这才娓娓道来。

原来，哥哥钮钴禄·天启的娘是额娘的婢女。她趁阿玛酒醉之时，上了阿玛的床，因而珠胎暗结。阿玛一心只有额娘，虽收了她做侍妾，从那以后，却也再未宠幸过她。她在天启哥哥两岁以后郁郁而终。哥哥基本是被奶娘抚养长大的。因而对这个家，对阿玛、额娘甚至我都是一片冷然。难怪上次在园子里碰见他，一句话都没搭理我，最奇怪的是，郡王世子竟是他坚持不受的……



靠着软榻，我懒懒地翻着手中的书，也不过就是一本宋词而已，在现代就看过无数遍了。好无聊呀！没有电脑，没有小说，除了吃了睡以外，别无新意。郁闷啊……

“红儿，不如我们上街去逛逛？”我央求着红儿。

“格格，您是不能随便出门的。王爷和福晋是绝不会答应的。”红儿无动于衷地说道。

“你不去，我一个人去哟。哎呀！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”我威胁道。

“格格，您是未出阁的闺女。如果被人知道您私自出府，会有损您的闺誉啊！”红儿急忙劝阻道。

“我们穿男装出去啊，反正你不说，又没人知道。街上可是很好玩的哟！”我努力诱惑着她。

“这……”红儿有些犹豫，思忖了半晌，“好吧！”

红儿到底也只有十二岁，小孩子嘛，没有不喜欢玩的。



大街上人来人往，热闹无比。茶馆、酒肆，旌旗招展，做买卖的小商、小贩们的吆喝声，讨价、还价声，让街上更加热闹了。我和红儿一身男装，看起来还真像两个翩翩美少年。红儿这小丫头，还真是有一套。不知打哪儿翻出哥哥小时候的衣服给我穿。她自己 also 找小厮借了一套男装。

我们东瞧西看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。逛了一大圈，感觉有些累了。

“格格，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。”红儿体贴地说。

“也好。”我应承着。

“醉月轩”名字不错，有诗意，我喜欢。

“红儿，我们就在这歇歇吧。”说着我带着红儿走进了醉月轩。

小二领我们直接上了二楼。

“给爷一个雅间。”我佯装老练地对小二吩咐着。

“这位爷，雅间客满，可否在厅内就座？”小二殷勤地伺候着。

我环顾四周，临街的窗边还有一张空桌。

“小爷就坐这儿了。”我撩衣坐了下来。

“把店里的酒、好菜，给爷端上来。”我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了小二。

“好嘞！”小二吆喝着下去准备了。不一会儿，就端上了酒菜。

“红儿，快坐下来吃啊。”我招呼着，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筷子。

“格……少爷，这不合规矩啊！”红儿急忙推辞道。

“规矩，什么规矩？出都出来了，还讲什么规矩。快坐下，你不吃，我可生气了。”我板着脸佯装生气的模样。

红儿有些扭捏地坐了下来，提起筷子，小口小口地吃着，比我这个格格还淑女。

民以食为天，我可管不了那么多。反正我现在穿的也是男装，谁还管形象好不好。满桌的佳肴，色泽艳丽，味道鲜美，让我食指大动。一阵风卷残云，桌上的菜被我吃了大半。红儿有些呆滞地瞅着我，看来是被我的吃相吓傻了吧！

一阵讪笑传了过来，一个人行至桌前，我抬头一看，啊……

不会这么衰吧！眼前站着的正是前些日子在府里见过的八阿哥，他还是一



派儒雅，此时正满眼笑意地瞅着我呢。夸张的讪笑，却是从他身后那个身材圆滚的门口里发出来的。我转眼瞟去，什么？哥哥也在其中，脸上依然是一成不变的冷然。老天！今天真是走“背”字啊！下次出门前一定要记得看看黄历啊！下次？唉！今天被逮了个正着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次。真是郁闷啊……

一时间，我有些不知所措，一条手绢捏在手里，被我绞了又绞。脑子里想了无数应对之策，但转瞬就否定了。假装没看见？别人眼下已经站在我面前了。跳窗户逃跑？俺……怕死！假装不认识吗？他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，看来此计也是断然不行的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认了！

丢脸就丢到家好了，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我一咬牙，大有风萧萧兮，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迈。一甩手绢，福下了身子。

“绣心给八爷及各位爷请安了。”我福身行礼道。

八阿哥脸上闪过一丝宠溺的笑容，宠溺？该不会是我看错了吧？玩味的眼神若有似无，仿佛在说：“我以为你抵死不认呢！”

一时间我懊恼不已。对呀！我应该抵死不认的。我噘着嘴，脸上闪过一丝娇嗔。八阿哥终于朗声大笑起来。

好帅哟！真是帅得没天理……我像个花痴一样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！

他敛住笑，轻咳一声，白皙的脸上浮起一抹红晕。我恍然惊觉自己的大胆和无礼，不由得也红了脸。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丝暧昧……

“八哥，这不男不女的小子是谁啊？”刚才那个讪笑的人，无礼地问道。

八哥？难不成这只“猪”也是个皇子？皇帝的老婆个个如花似玉，不会生出这种猪样男子吧？

什么不男不女，竟敢这样说我。死胖子！我一撇嘴，瞪了他一眼。在心里将他骂个半死。

“老九，老十，这是郡王钮钴禄·尔泰的掌上明珠，天启的妹子。”八爷笑着回答。

“女的啊！”十阿哥夸张地惊叫，在一旁冷眼旁观的九阿哥也挑眼向我瞟来。

天啊！给我一个地缝让我钻吧。我真是没脸见人，糗大了……

“绣心给九爷，十爷请安。两位爷吉祥！”我重新给两位阿哥见了礼。

那只猪还真的是个皇子。八阿哥，九阿哥，十阿哥，这就是八爷党啊！不

是还有个十四吗？今天怎么没见着……

“哥哥。”我瞧见站在八爷身后的人轻叫道。他也是八爷党的人吗？想起了八爷党的下场，我不由得蹙起了眉。在现代我是独生女，早就想知道有兄弟姐妹是什么滋味了。可是，好不容易有个哥哥了，他却对我爱理不理的……

“绣心格格，不如与我们同坐吧？”八阿哥开口邀请道。

“好呀。”盛情难却，我欣然接受了。在现代，男女同桌吃饭，是稀疏平常的事。在古代可就有点……我可是个现代人，这点场面算什么？

我坦然自若地随他们走入了这家酒楼最好的雅间“听风阁”。死小二，不是没雅间了吗？害我丢那么大的脸。

雅间的陈设华丽雅致，屋里飘着浓郁的檀香味。我比较喜欢清淡点的气味，这味道让我有些头晕。

我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回身灭了熏香。看他们不解地瞧着我，我解释道：“饮食之道，在于色、香、味，分别满足人面部的三官。色之于眼，香之于鼻，味之于舌。一道菜端上来，首先观其色，其次闻其香，最后才品其味。这屋子檀香味太重，会影响各位爷用膳时的嗅觉，少了闻香这么重要的环节，食物的品质会降低很多。所以，小女斗胆灭了熏香，打开窗户散去多余的檀香味。”

听了我的话，八阿哥微笑着不住地点头。九阿哥阴着一张脸，让人看不出情绪。

“八哥，这就是你上回说起的郡王府的小格格吗？还当真是有趣得很。”

十阿哥那个猪头也不知道是在赞我还是损我。

“绣心格格真是博学多才，见多识广。不仅对诗词歌赋颇有研究，对饮食之道也有独到的见解。老十，你也学着点。”八阿哥颌首说道。

“不敢当，奴婢才疏学浅，哪儿及诸位阿哥的万一呢。”我假意谦虚着。

不一会儿，小二就上齐了一桌好菜。一直未开口的九阿哥对小二吩咐道：“以后爷的这间房不用熏香了。”

我抬眼望去，没想到他也正盯着我。如此阴柔俊美的帅哥，在现代可是十分流行的哟！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不过眼神太过冷冽，看了让人心惊肉跳。果然是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遗憾啊……

也许是刚才便已经吃饱了，现在和几位阿哥同桌，真有些食不知味，便象征性地拣了两根素菜嚼着。

“刚才跟个饿狼似的，现在倒装起斯文了。”十阿哥讥讽道，“八哥，我







看她也沒你说的那么特别。女人还不都是一个样子。”

死猪头，老娘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！我冲着他嫣然一笑，“十爷，您的身子一看便知，一定是天天都吃饱饭的。”话一出口，便有点后悔。跟这个草包计较什么呢？话说这么露骨，傻子都听得出什么意思。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我呢！冲动啊……

没想到他却哈哈大笑起来，好像一点未介意。看起来有点傻傻的，倒也憨态可掬，我忽然觉得他没先前那么讨厌了，甚至有点可爱。

我扭头佯装不理睬他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小女儿的娇态，一屋子的人笑得更厉害了……

扭头迎上的却是眼含笑意的哥哥，看我盯着他，转瞬恢复了冷然。装酷啊？

十阿哥走到我跟前，叩住我的下巴，扭过我的头端视着我，“这小丫头还真是有趣得很啊！”脸上却不再是嬉闹之色，眼睛里闪烁着几分认真。

八阿哥脸上略微浮起一丝愠怒，开口解救我的却是那个邪肆的九阿哥。

“老十，别闹了。快来喝酒吧！九哥今天可弄了一坛好酒。”他不愠不火地说着。

声音虽冷，此时对于我来说却犹如天籁。十阿哥有些不甘心地松开了我，走回了自己的位子。

在现代，老爸嗜酒如命，在他的耳濡目染下，对于品酒，我也略有小成。我端起面前的酒杯，放在鼻尖轻嗅着。

“三花酒！”我惊喜地叫道。

九阿哥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他挑眉注视着我，嘴角边若隐若现地冷笑着。其他人也全瞧着我，好像在等着我的答案。

这是对我的挑衅。一时间我又有些头脑发热了。

“三花酒，虽没有茅台的酱香，也没有汾酒的甜润，更不似蜀酒的浓香迫人。但是它带着淡淡的蜜香，细闻之下还有一缕蒸米食的谷香若有似无。如此清纯净雅气味，正是三花酒独有的特色。”我娓娓地述说着。眼见一室讶然，我不免有几分得意。

八阿哥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，想起他刚才在关键时没有帮我，我气嘟嘟地白了他一眼。他却从桌下伸过手来握住了我的手。我有些恼了，极力想摆脱他，没想到他却握得更紧了。这让我有一些慌乱，但是很快我就让自己镇定下来了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，我暗自寻思着对策。